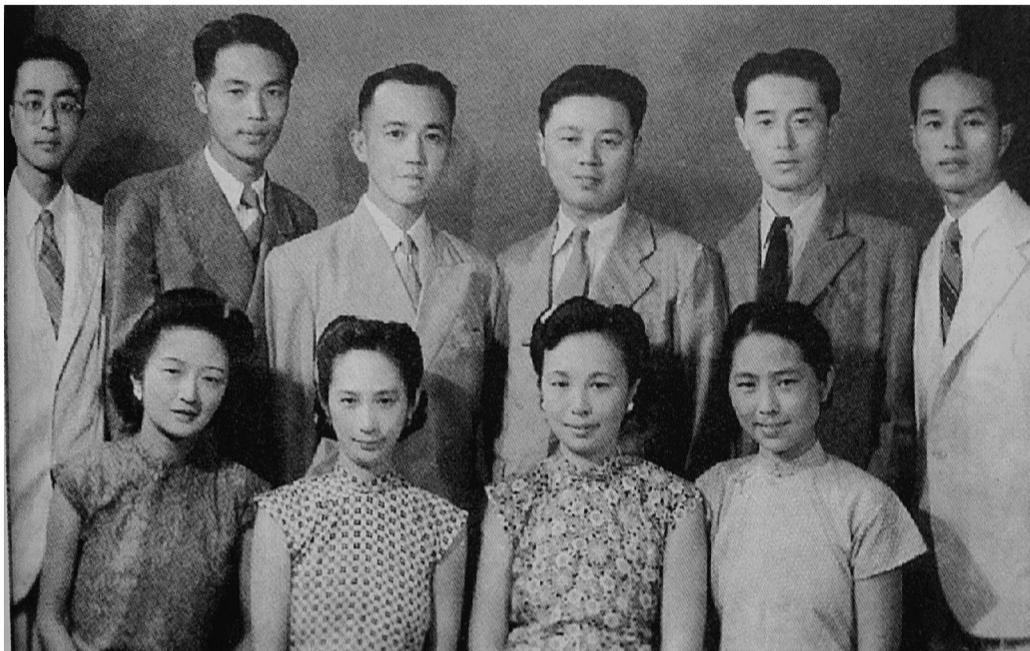




合肥张家：满门芬芳，一脉风雅

陈劲松/文 马启兵/图片整理

在安徽合肥近代史上，曾有赫赫威名的李(鸿章)、段(祺瑞)、龚(心湛)、张四大家族，这四大家族不仅在安徽声势煊赫，甚至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。这里的张氏家族，即是张树声家族。



1946年，张家十姐弟在上海合影

张树声：淮军“二号人物”



位于肥西的张树声塑像

淮军名将张树声，于1824年出生于肥西张老圩，其父张荫毅是一位读书人。张荫毅生9子，张树声排行居长，二弟树珊、三弟树槐、五弟树屏，后来皆为淮军将领。张荫毅虽读书勤勉，却多年科场不顺，家庭生计日渐困窘，无奈之下，只得放弃举业，为生计衣食奔忙。但每晚必教儿子们读书临帖。众子在严父训导下，学识日渐精进，为家族兴旺发达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。

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，张树声家族应李文安、李鸿章父子所邀，率所部团练加入淮军，编为“树”字营，对抗太平军。曾国藩曾召见张树声、刘铭传、潘鼎新、吴长庆等淮军新任营官。曾国藩喜欢“相人之术”，接见中故意独步两小时不出一语。张树声肃穆静候，不发一声，刘铭传则以为曾国藩在侮辱他们，遂挥袖磨拳欲动武。至此，曾国藩才笑着说：“诸君均人杰也……请与诸君聚饮，尽今日欢。”第一次见面，张树声、刘铭传给曾国藩留下最深印象，尤得曾国藩赏识。张树声也不负厚望，以杰出的才能，一路扶摇直上，历任道台、按察使、布政使、巡抚、总督、通商事务大臣等职，务实勤政，正己率属，所到之处，群情翕然，成为淮军中仅次于李鸿章的“二号人物”，倡导“采西人之体，以行用”，是淮军开明派的代表人物。

1882年7月，朝鲜发生“壬午兵变”，适逢李鸿章丁忧回籍，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张树声一面上报，一面约海军提督丁汝昌、淮军“庆”军主将、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至天津面商对策，几天内即将吴长庆部近3000人马运到朝鲜。登陆后，吴长庆、丁汝昌采取果断措施，缉拿主要凶手，扣押肇事主谋大院君李罡应并立即解付中国，使事态迅速平息下来。蓄谋已久的日军来迟一步，见多艘中国军舰停泊朝鲜港口，“相顾错愕，狡谋不敢发”，最后被迫接受签约撤兵。这次军事行动非常成功，杜绝了日本人对朝鲜的觊觎，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赞誉。

张武龄：迁居苏州教书育人

张树声的长子张云端，曾任四川川东道台，膝下无子，遂过继五房的张武龄为嗣。张武龄4个月大时，随父亲张云端赴任川东道台，乘船沿江西上，巨大的浪涛声响伤害了年幼的张武龄耳膜，从此听力不好。张家有万顷良田，仅张武龄的名下每年就有10万担租，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。成年后张武龄娶扬州陆英为妻，据说当时陆府送嫁妆的行列，从大东门的南淝河码头一路连绵到张家居住的龙门巷(今合肥长江中路)，成为当年的一大景观。陆英与张武龄恩爱16年，育有9个孩子。陆英因病去世后，续弦韦氏又生一子，即有了为人称道的张家10姊弟，4女6子，4个女儿的名字分别是元和、允和、兆和及充和，都带个“儿”字，意即“两条腿”，女儿总是要嫁出去的；6个儿子名字分别是宗和、寅和、定和、宇和、寰和、宁和，都带个“宀”，意即男孩是要留在家里的。在张氏这样的封建大家族中，难免有吃喝嫖赌的，但张武龄却是一个决然的反叛者，从小嗜书如命，接受新思想，为使子女免受陈旧积习的沾染，举家迁往新风气新时尚的上海，后又迁至“园林甲天下”的苏州之九如巷。合肥张家这一支从此定居苏州，并很快成为苏州名门。

张武龄(后自取名冀庸、吉友)受张树声洋务思想的影响，发誓不做官，而是倾其所有办教育，尤其是创办平林中学、乐益女中，在蔡元培的支持下，推动女子教育。凡贫寒人家的女儿入学，一律不收学费，其聘用教师也是不拘一格，共产党人张闻天、侯绍裘、匡亚明等都先后在乐益女中任教，并在张家的掩护下，建立中共苏州地下支部，开展革命工作。张家的藏书在苏州是有名的，苏州有两家规模较大的书店，老板伙计与张家都很熟悉，平时进了新书就整捆地送到张家，逢年过节由管家结账。家里的藏书孩子们可以自由翻阅，也可以外借给同学阅读，父母从不限制。与张树声叱咤中国近代风云不同，张武龄是淡薄名利、专情于笔墨纸砚的民国教育家。令他骄傲的是，其膝下10儿女个个都有出息，4位女儿更是相貌出众，品学兼佳，时人称之为“张氏四兰”。张冀庸的好友叶圣陶先生曾说，苏州“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，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”。



张家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

张家四姐妹

“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”

张冀庸酷爱昆曲，时常将班社请到家里演出。在父亲影响下，张氏四姊妹都热爱昆曲，并时常登台客串。大姐元和文静端庄，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，被誉为“大夏皇后”。条件优越的元和追求者不少，却没有一个中意，30岁时顶住世俗压力，嫁给了昆曲演员顾传玠。这桩婚姻轰动一时，当时上海的小报以“张元和下嫁顾传玠”为题大肆炒作，顾传玠也自嘲说“一朵鲜花插在了牛屎上”。他们的婚姻美满幸福，1965年顾传玠病逝于台湾，后元和迁居美国，不但继续传习昆曲，还在80多岁高龄时在电影《喜福会》中客串角色。

二姐允和是家中“顽皮大王”，性格开朗活泼，记忆力强，阅读速度快，12岁前就熟读了唐诗宋词，并尝试作诗填词。在《中国历代才女诗歌鉴赏辞典》里，允和、充和双列其中，谓张允和的诗“有风骨、有神韵，情致浓烈，富有生活情趣和哲理；既有女性作者之细腻，又透出一种阳刚气”。张允和先后在中国公学、之江、光华三所大学读书，嫁给了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。婚后，她随调北京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。在北京，她结识了俞平伯先生。“昆曲研习社”成立时，俞平伯任社长，张允和被推举为联络组组长。俞平伯评价她的散文写得比诗好，“尤其是文章的结尾，悠悠不断的，很有味道。”

三妹兆和长得黑，样子也憨憨的，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夺得全能第一，被男生称为“黑牡丹”，追求者众多，自卑木讷却柔情万千的老师沈从文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，就一封封情书写去，女学生张兆和却始终保持沉默。这时学校传言，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，张兆和情急之下，拿着沈从文写给她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理论，说老师怎么能对我这样子。思想开明开放的留美胡校长却笑道：“他非常顽固地爱你。”张兆和则杠杠地回道：“我很顽固地不爱他。”胡适说：“我来跟你爸爸说说，做个媒。”没有得到校长的支持，张兆和只好听任老师沈从文继续对她的情书轰炸。1932年夏天，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苏州，沈从文追到苏州，敲响了张家大门，二姐允和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。允和非常同情并认可这位中国公学的老师，兆和则害羞地躲去了图书馆。1933年初春，沈从文写信婉转请二姐允和代他向父母求婚，如蒙答应，则请兆和早日打电报通知他，好让他这个“乡下人喝杯甜酒吧”。父亲本来就主张儿女婚事自主，一说即成。急性子的二姐允和自己先打了电报，电文只有一个字——“允”，既表示父母允婚，也算署名，这个“半个字的电报”至今仍是美谈。害羞的三妹兆和不甘心，随后又羞答答来到电报局，发出了她的电报稿“乡下人喝杯甜酒吧”。允和兆和在同一年结婚。解放后，兆和长期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任编辑，功底深文笔好，是颇为人尊敬的好编辑。

四妹充和在兄弟们的印象中，总是规规矩矩，从不惹是生非，但心里却是最有主见。1934年她报考北京大学，国文第一名，数学却是零分，后来经过通融，才被北大录取。充和喜欢红颜色，尤其喜欢戴红帽子，在北大读书时同学们都叫她“小红帽”。充和人小主意大，她的婚姻大事没有烦劳几个活跃的姐姐，而是自作主张嫁给曾在北大教授拉丁文、德文和西洋文学的美籍德人傅汉思。解放前夕夫妇双双赴美定居，在同一所大学任教。充和2015年6月辞世。她出身于书香门第，擅长书法、昆曲、诗词，被誉为民国闺秀、“最后的才女”。

张氏四姊妹都没有在教堂中披婚纱，但她们用终生的爱实践着“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健康还是疾病……”

据《安徽画报》